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編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20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



鳳凰出版社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20

蘇州府部

ISBN 978-7-5506-2317-0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蘇州府部 /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
委員會辦公室編.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506-2317-0

I. ①江… II. ①江… III. ①江蘇省—地方志 IV.
①K295. 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131080號

書 名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蘇州府部
編 者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責 任 編 輯 王 劍 王愛榮 吳 瓊 顧 娟 崔廣洲
裝 幀 設 計 姜 嵩
出 版 發 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印 刷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揚州市開發區鴻揚路22-2號(6幢), 郵編: 211153
開 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 張 3253. 2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標 準 書 號 ISBN 978-7-5506-2317-0
定 價 79200. 00圓(全九十九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 0514-87969255)

道光蘇州府志(六)



(清) 宋如林
(清) 額騰伊 修
石韞玉 等 纂

第二十冊目錄

道光蘇州府志（六）	〇〇一
同治蘇州府志（一）	四〇三

蘇州府志卷第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目錄

水

五湖記

明王鏊

太湖考

明王同祖

太湖源委考

國朝吳莊

五湖辨

國朝葉燮

太湖受水辨

葉燮

三江口說

明歸有光

三江異同辨

國朝沈德潛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目錄

松江賦

宋葉清臣

松江賦

宋程俱

後松江賦

程俱

水利

崑山縣新開塘浦記

宋范成大

水利狀

元任仁發

決放湖水議

元潘應武

三江水利疏

明李待問

福山塘記

明管一德

上當事請留海口大壩議

國朝張大受

婁江水利考

國朝沈德潛

元和水利議

沈德潛

崑山水利議

國朝孫元凱

重濟常熟福山塘記

國朝王鳴盛

吳江占水私議

國朝趙振業

物產

太湖石記

唐白居易

蟹志

唐陸龜蒙

公署

超然堂記

宋趙希邊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目錄

常平司幹廳東齋記

宋李知退

重修觀察推官廳記

宋李卞

平江府司戶廳記

宋鄭霖

長洲尉廳記

宋曾復

慶元重建簿廳記

宋黃士特

重建問潮館記

明顧夢圭

都憲行臺記

明謝遷

重建尙書行府記

明鄧韞

巡撫江蘇等處副都御史行臺題名碑

國朝彭啟豐

羅納倉記

宋陳淳祖

皇山縣世德倉碑記

國朝 韓 葵

濟民藥局記

宋 吳 淵

居養安濟院記

宋 盧 塔

安養院記

宋 陳耆卿

廣惠坊記

宋 吳 淵

募田育嬰疏引

國朝 顧 汧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 目錄

三

蘇州府志卷第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水

五湖記

明 王 鑒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

蘇湖

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

溧陽逕運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

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

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

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

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一

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
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
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
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滬湖
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
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
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
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
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
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

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太湖考

明 王同祖

太湖東出吳江縣之長橋爲吳淞江由吳淞江東流入海此震澤洩水之大道也然洩水之處各有區域不止於吳淞江而已曰鮎魚口曰胥口曰白洋灣曰管瀆曰小溪港曰瓜涇曰夾浦曰張家河曰北車橋曰漾湖溪曰上瀆港曰陸家浜曰虎山橋曰石家浜曰蒯家涇曰九曲江曰後塘橋曰梅梁溪曰龍塘河曰迎城山曰菱湖港曰太平橋曰澤塘浜曰灌瀆浜曰和尚浜曰長洛浜曰王家漾曰山涇港曰渡水港曰黃瀆港曰後保河其他支流尙多不可殫記皆所以洩太湖諸水以東入於三江蘇州府志 卷百三十三 集文三 二

諸浦而歸大海者也然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宣標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於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於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使趨於吳淞江歸大海而不可使積於震澤此治水東南之大旨也

太湖源委攷

國朝 吳 莊

太湖之水其源有三一自天目山之陽由浙之臨安餘杭合德清之餘不溪滙於烏程之苕水至大錢口而入湖一自天目山之陰合宣州諸山之水至長興之箬溪分流爲二其出弁山之陰者至夾浦而入湖其出弁山之陽者至小梅口而入湖一從溧陽長蕩金壇常州滙於宜興荆溪之下埠而入湖大抵太湖

所納者得湖州之全杭州之半出常州者僅一支而已舊志載有七十二澮又有百瀆今沿湖之曰港曰浦曰門曰口者共二百八十有五其北在無錫者自新姑港至閭望港凡十八處其西在陽湖者自水路港至百瀆凡六處又其西在宜興者自周鐵橋至符瀆凡三十九處在荆溪者自後河港至鳳川港凡二十二處皆常境也西南在長興者自斯圻港至蔡浦口凡三十七處其南在烏程者自小梅港至吳淞凡三十九處皆湖境也其東南在震澤者自丁家港至紅廟港凡五十九處在吳江者自南港至白洋灣港凡二十三處其東在吳縣者自高坑港至西華橋凡三十四處其東北在長洲者自三塘河港至仁巷港蘇州府志 卷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三

凡七處皆蘇境也凡西北南羣山衆壑之水皆注於湖獨東一面洩水入海吳江居其下流吳淞江黃浦爲湖水入海之要道而胥口五龍橋兩處乃蘇郡之門戶也

五湖辨

國朝 葉 燮

太湖名震澤名具區見於禹貢及山經其曰五湖以范蠡乘舟太史公登姑蘇臺望五湖爲證後之人考究所以名五湖之義諸說紛然張勃吳錄云湖周五百里故名康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鄆城雪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太湖東連嘉興悲溪凡五道故名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名沂時論者則於湖中分疆而異其名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葑

湖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以上諸說所以晰五之義者不一似俱未有當也夫五湖爲太湖是矣竊以爲今之太湖非古太湖之全也蓋僅得古太湖之二三耳何言之從古東南稱澤國其地窪下如今蘇州之長洲吳江崑山松江之華亭青浦嘉興之秀水嘉善湖州之鄆城周遭計之何止千餘里太湖在其中此數縣封疆皆與湖接趾鄰近境內又各有湖蕩大小不等而所爲田者其贏蝕恆與水相半悉圍田也田以圩名合數縣不下數十萬計圩或四面湖蕩或皆通港春夏水至全憑圩之圍岸圩之遇潦則水高於田身一二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四

三四尺不等使無圍岸則無所爲田也湖而已矣亦猶楚之洞庭湖春夏水漲則湖廣秋冬水涸則湖隘也由此言之數邑之土田在古時不過隨波上下之浮漲其後漸以人功修而田者也且荆蠻句吳之時卽知稼穡力田豈能創增築修治之功則所在成湖寧僅五而已耶必求其五之義始於何時攷於何據指於何地其說非陋則鑿矣今三吳之農歲取湖底之泥以糞其田歷千百年田宜益高而低窪如故何也則以下田受外水之衝擊上田爲驟雨所崩洩厥土塗泥易於搖蕩是以歲益之而損如故也不然泰山之雷可以穿石積漸使然何獨於田而不增高哉故三吳之田一日無人功朝釋耒而夕爲巨浸可必

也然則昔日之五湖非卽今日黍稷與與之土田歟而必於此求五之說其亦不知世變者耶

太湖受水辨

國朝葉燮

莫旦吳江志引郡志曰太湖三萬六千頃西北有荆溪宜歙蕪湖溧陽溧水數郡縣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之水俱聚潯於湖而由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以入海沈啓曰太湖之源由天目分而爲二一入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一從獨山至荻浦納宜歙臨安之水合苕霅梅溪俱入太湖唐宋以來吳中多水患由不爲之分殺也自築五堰以節金陵宜歙之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以入大江是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五

殺太湖承受之半矣王文恪鑒曰吳郡西南有巨浸東南諸水所歸其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天目宜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竊謂以上三家之說互有異同同未必盡是異亦有各非也一則莫氏云西北有荆溪宜歙等水卽沈氏云天目之源一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也莫氏於西北之水言宜歙而沈氏不言也莫氏之言宜是也言歙非也沈氏不言歙是也并不言宜非也此言北流之異同各有是非也莫氏云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杭州湖州之水卽沈氏云

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太湖考

明 王同祖

太湖東出吳江縣之長橋爲吳淞江由吳淞江東流入海此震澤洩水之大道也然洩水之處各有區域不止於吳淞江而已曰鮎魚口曰胥口曰白洋灣曰管瀆曰小溪港曰瓜涇曰夾浦曰張家河曰北車橋曰漾湖溪曰上瀆港曰陸家浜曰虎山橋曰石家浜曰蒯家涇曰九曲江曰後塘橋曰梅梁溪曰龍塘河曰迎城山曰菱湖港曰太平橋曰澤塘浜曰灌瀆港曰和尚浜曰長洛浜曰王家漾曰山涇港曰渡水港曰黃瀆港曰後保河其他支流尙多不可殫記皆所以洩太湖諸水以東入於三江蘇州府志 卷百三十三 集文三 二

太湖源委攷

國朝 吳 莊

太湖之水其源有三一自天目山之陽由浙之臨安餘杭合德清之餘不溪匯於烏程之苕水至大錢口而入湖一自天目山之陰合宣州諸山之水至長興之箬溪分流爲二其出弁山之陰者至夾浦而入湖其出弁山之陽者至小梅口而入湖一從溧陽長蕩金壇常州匯於宜興荆溪之下埠而入湖大抵太湖

所納者得湖州之全杭州之半出常州者僅一支而已舊志載有七十二澮又有百瀆今沿湖之曰港曰浦曰門曰口者共二百八十有五其北在無錫者自新姑港至閭望港凡十八處其西在陽湖者自水路港至百瀆凡六處又其西在宜興者自周鐵橋至符瀆凡三十九處在荆溪者自後河港至鳳川港凡二十二處皆常境也西南在長興者自斯圻港至蔡浦口凡三十七處其南在烏程者自小梅港至吳淞凡三十九處皆湖境也其東南在震澤者自丁家港至紅廟港凡五十九處在吳江者自南港至白洋灣港凡二十三處其東在吳縣者自高坑港至西華橋凡三十四處其東北在長洲者自三塘河港至仁巷港蘇州府志 卷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三

五湖辨

國朝 葉 燮

太湖名震澤名具區見於禹貢及山經其曰五湖以范蠡乘舟太史公登姑蘇臺望五湖爲證後之人考究所以名五湖之義諸說紛然張勃吳錄云湖周五百里故名康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鄆城雪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滬湖東連嘉興悲溪凡五道故名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名近時論者則於湖中分疆而異其名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葑

氏論太湖之水僅言受宣州而不言歙此則可爲據者也且言諸山溪之水而不言宣州之水則并略言宣矣攷湖州自四安鎮陸行從廣德州至寧國二百餘里其間爲輪蹄孔道並無帶水可涉則所云宣州諸山溪之水此亦概言宣州東南境之山實與浙之天目相連而分界其山之面浙者水入浙山之面宣者水自歸宣而入大江又可知也余故爲明辨之以曉世之耳食者

三江口說

明 歸有光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淞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曰東江一江東北

蘇州府志

卷百三十三

集文三

八

下二百餘里入海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彝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吳郡賦太湖東注爲淞江行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則爲東江淞江婁江東江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濠田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葉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

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也

三江異同辨

國朝 沈德潛

禹貢揚州之水西莫大於彭蠡東南莫大於震澤而三江之水

納震澤而放於海者也孔氏安國謂自彭蠡江分爲三是卽以彭蠡爲三江入者入震澤也郭璞以岷江浙江松江爲三江邊實之見宗之韋昭以松江錢唐江浦陽江爲三江桑欽之論近之蘇軾以岷山之江爲中江嶠冢之江爲北江於豫章添一江之名爲南江而又引江水之味以別之至宋儒蔡氏沈註尙書以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蓋本庾仲初吳郡賦註與張守節史記正義之說而定焉者也後歸氏有光排蔡氏說大約不離郭氏之見而引范蠡吳之與越三江環之之語以爲証據見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不足當之也諸說聚訟迄無指歸然則何說之

蘇州府志

卷百三十三

集文三

九

從曰仍依經文以定之經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見震澤之定由於三江入海則三江在震澤下流明矣若孔氏之說震澤之水已震撼難定而復引彭蠡注於其間勢必使東南之民盡爲魚鼈神禹行水必不若是且彭蠡合江西江東諸水至靜海縣入海不聞南入震澤也若岷江之與震澤渺不相涉浙江近矣而勢復紆回又皆居震澤上流无上流入海而下流自能安定者卽云入者自入定者自定經文各不相蒙而震澤所由底定經又別無明文不得舍下流之三江而掇他處之三江以歧之也至范蠡三江環之之語爲吳越全境而言此或可指岷江浙江松江又不得卽以此証震澤底定之三江則三江之名斷歸

之松江東江婁江明已 本朝毛奇齡因越有三江口遂據章
昭之說以錢塘浦陽皆在越中而其地去松江亦不甚遠斷爲
定論不知三江口之名一見於越一見於吳今蘇州東南三十
里名三江口爲松江東江婁江分流之始則毛氏之論亦據彼
地云然未必有當於吳中之形勢也但江勢距海不遠潮泥倒
上歲久填淤今東江已湮而松婁二江又漸失其故道目前論
之已非昔日之三江矣爲行水計宜先疏松江次及婁江使港
激濶深漸復其故松江達黃浦入海婁江直達於海將震澤定
而東南之水患以息以次開濬卽以次圍田潦則放之入海旱
則引以灌溉將水利興而東南之財賦以足東南之財賦足而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十

天下財賦之足未必不由乎此也

松江賦

宋 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極浦寒清循游具區之野縱泛
吳淞之汀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槁葉微下斜陽半明樵風歸兮
自朝暮夕溜滿兮誰送迎浩霜空兮一色橫霽色兮千名於時
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瀾方興扁舟獨詣社橘初黃汀葭餘翠
驚鷺朋飛別鵠孤唳聽漁根之遡響聞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
放懷亦思人而結欬若夫敵寇初平霸圖初盛均憂待濟同安
則病魚貪餌而登釣鹿走險而忘命一旦辭祿揚舲高泳功崇
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耀不融洛塵其蒙

宗城算捍王國爭雄拂衣客右震耀江東拖翠綸兮披上膾蟬
翼兮梓中倘卽時之有適遑我後之爲恫至如著書笠澤端居
甫里兩漿江湖片帆烟水夕醉酒壚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
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之多才刺騷人之清思緬三子之清徽
諒隨時之有宜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廟機申屠
臨河而路塞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爲而然爾豈得已而用之
別有執簡仙瀛持荷帝柱晨韜史氏之筆暮拂使臣之斧登覽
有澄清之心臨遣動光華之賦荷從欲之流滋慰遠游之以懼
肇提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濬疏於滙川其拯濟乎吟疇
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游濯埃垢於緇袂刮病膜乎昏眸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十一

左引任公之釣右援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遠猷
彼全身以遠害蓋孔臧於自謀鮮鱗在俎眞茶滿甌少同俗士
之駕亦未可爲茲江之差

松江賦

宋 程俱

鵬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攜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
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
軻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
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
焉曰三江之溱實爲五湖地脉四達衍爲松江洶洶渾渾溶溶
洋洋孤岑連嶂七十有二渺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太曰

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實累其錯丹麟鶴之所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草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決濤燭龍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尙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趨南則遺北既畫圓而失方今子將覽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洲相望散荒墟於埵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冥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三

後松江賦

宋程俱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丈夫頽然而長黧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答曰長橋卧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三

顧二渚尙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殘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悟機先則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掣吳卒鷹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膳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餘艘以臨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與喬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間者五季夢亂錢鏐崛起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叛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崖相爲二城鎮威武之右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版圖入朝置爲縣治畫井疆設羣吏阜畝募別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歎曰一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遁而來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邪抑夜半之藏舟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邱夫子亦嘗弔抉眼之忠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紛雲霏霏帶長鍊而佩寶璐兮子安適而不歸歲晚晚而將暮兮路既壅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攀杜若羌搖搖其遺誰餘音未息遽然而覺掉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

水利

崑山縣新開塘浦記

宋 范成大

隆興二年浙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崑山爲甚長老之記以爲三江具區占揚州地勢最下是爲東南水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爲崑山又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受三江具區之委以入於海其野甚平而善淤霖潦時至則水多高居必以衡塘從浦疏濬四出然後民得汙邪而稼之今歲久弗濬塗泥滿溝夫地愈益下而脉絡壅底則其沈瀆獨甚於他邑固宜明年春二月民大飢且疫皆仰哺於官河陽李結次山適爲其邑長私念水利未修則水害亡終窮也按農田令甲荒歲得殺工直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古

以募役乃飾供上之羨若勸分所得爲之糗糧屨履畚鍤號召前仰哺者一昔麇至濬浦五日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濬塘三日郭澤曰七丫曰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之力役凡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靡縑錢萬一千二百有奇稻麥以鍾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儲不知公徒無所與焉余時備史官次山使來句書以爲記余聞其土水患舊矣聞者朝議屢欲遣使發縣官錢用諸費以從事論議藏有司充屋卒以事大重無敢承命者次山獨能羣餓羸之餘嘗試之其績已不可揜後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必且思前人之意彷彿其緒而緝之隨水之變而爲之埽將終古無後艱此余之所以欲書者飢疫之

烈也延緣數十縣見大夫錯立其閒左奉食右執飲嗟餓者於路窮日力且弗給方是時人其敢以從容修廢望其長哉有能買瀕死者之餘力以舉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黯然無傳僅與不爲者相絕如毛釐耳事固有屈於一時而伸眉於後此又余之所以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是姑蘇道也異時舟行財一長亭輒膠則折入其旁湖泖以達於郡盜區荒寒亡以衛不然遇禍不可勝計今雖暮夜猶肆行塘中如過舟枕席之上憧憧者身親蒙其利不可誣餘雖在絕遠僻陋之濱以一至和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又余之所以遂書而不辭者是爲記乾道元年十二月一日范成大記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五

水利狀

元 任仁發

太湖納湖州宣州諸溪之水而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盂設遇雨潦則環湖低田悉皆湮沒若欲導洩積水在乎時時點檢太湖東北兩岸通江河之道不致淤塞可也蓋環湖低田利在洩瀆兼沿江傍海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湖沙使江湖通利乃可引潮灌溉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洩太湖注江達海數內澱山湖自大盈趙屯等浦以出吳淞江與渾湖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富家因淤澱圍裏成田由是湖水與諸浦漸遠而所洩益微若非就湖內圍田多開河渠及時修濬諸浦則此湖之塞

恐不止於是也又按吳江石塘障遏東流之勢致河沙日漲半爲平地此乃太湖洩水下吳淞江第一要處古來於隄間多置木橋與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洩水蓋欲仗其急流衝滌潮泥免致水患人不知此或便於行路則塞壩湖口或惰於巡防則密置椿樁又以菱蘆魚簍等物障遏必得官司榜示告戒使其咸知利害可也

決放湖水議

元 潘應武

太湖受納三州之水下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港浦而入海古人開江浦澆涇涇之類無非爲去水計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七

水口曰斜漚口曰叉港口曰小漕港曰大漚口曰小漚口各濶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卽引潮水下大漕大盈等浦入青龍盤龍等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閘門後爲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澆悉皆淺狹以至積水爲害今卒難復舊而澱山湖北有道謁浦石浦千墩浦小漚口四處趣江頗近水勢順便若先於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則下流通而上流可導也東波先生曰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輒隨滌去海水常通則湖中少水患此數句包盡浙西水路下一駛字斷盡浙西水性吳江長橋係太湖衆水之咽喉其橋南塊

古來水到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洞實鄉村衆流之脉絡多被釘斷亦有築實爲壩者所以不駛不疾不能滌去淤塞以致沙漚得占爲田爲今之計則道謁浦石浦千墩浦小漚口四處實爲湖水入江下海要處若先浚此決放湖水然後開浚沿塘橋道鄉村河港可也

三江水利疏

明 李待問

蘇松諸郡地勢卑下西來之水畢匯具區而歸大海禹貢稱三江既入卽吳淞江婁江東江也吳淞尚仍舊名婁江少徙而爲劉家河東江久湮而別出爲白茆港數十年來未濬淤沙乘潮上下日久漸成平陸今劉河出口稍滯而漸流尙存吳淞自澳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七

塘以至新涇口及東西蘆甫三壩等處六十里淤澱不通白茆則梅林塘塾鎮涇等處俱久湮塞而有力之家且築平廬爲膏腴矣濱海一帶高在外窪在內一遇汎潦而灾荒十之七矣今當先事吳淞於下流出海之處使知建瓴以達赴壑之路

福山塘記

明 管一德

常熟故瀕海而居蓋東南沮洳之鄉南受太湖以下諸水而蓄聚於昆尙兩湖其東西北有二十四浦分流入海而海水之溢縮亦各施受於諸浦諸浦之最大者曰白茆而次則福山塘塘雖次於白茆而北枕大江凡通泰兩州與吾邑相貿易其販舶必道經於此而南貫邑城通江門其所灌泄田數千頃大都白

茆以下田多瘠鹵而福山以下田多沃美周文襄公嘗三等其賦先朝戶部尙書夏公原吉暨給事中姚公伯善僉事伍公福嘗三四濬之然潮汐去來浮沙積聚旋濬而旋塞者數矣夫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浮沈於地中人力安能圉其去來所恃者有司之經理耳邇者二十四浦多就淤塞而福山塘爲甚識者日抱旱潦之憂萬厯三十二年北地耿公來宰是邦問利所當興者里胥三老首以福山塘對公下令大疏濬之嚴於程限而寬於均調設百夫千夫之長以司徒相地度水之法一稟於準繩經始於本年嘉平月而告竣於次年春王正月凡費官帑一千二百金有奇而縉紳士庶計田出夫自給口食之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七

費不與焉是舉也民不告勞官不告竭嘗試登虞山之嶺而眺望焉福山如礪斯塘如帶商艘賈舶銜尾而上下南北二水乘候而盈虛而吾民稻粱成慶鄭白成歌不永永勿替哉

上當事請留海口大壩議

國朝 張大受

邑東白茆海口向有大壩外捍渾潮內蓄清水以爲一勞永逸之計策至善也近有主議撤去者不揣愚昧妄獻芻蕘請留大壩其說有三一則地形水勢之不順也吳中之水雖皆發源於太湖然導流入海必因就下之性以地形大勢揆之北高而南下常昭在郡治之北其南界於長洲崑山之境者固多窪下之區而東北沿江沿海之處悉皆高仰徐六涇適當其地海潮實

有乘高而人之勢內水逆流而出其力緩弱莫能衝決泥沙無怪乎淤積日增而挑濬之勞費究爲虛擲也從來水利多有變遷古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至於後世婁江東江古跡遂湮專恃吳淞一江以爲震澤之尾閘亦其水勢之所趨者順耳昭邑出海之口如七鴉一浦實分太湖之下流此下如等處現在通流足資宣洩若徐六涇之口反踞上游之勢實非出海之要道其可塞者一也再則民田灌溉之利溥也自梅里鎮至徐六涇綿亘幾十餘里其間數萬頃之田本皆膏腴之產然種花荳者居多種稻之田絕少則以塘水常涸艱於戽引間逢大汛渾潮衝入而海水味鹹不宜禾稼是以產米不敷民食承平旣久生

蘇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三

集文三

九

齒日繁兼以邇年米價騰貴仰糴內地尤爲拮据若塘無淺狹之虞清流長得儲蓄傍塘之田溝洫灌注足以沾溉禾苗但使數萬頃之地稻田過半不特一方之米粟充盈雖其有餘亦將流溢於內地實爲足食之至計其可塞者二也三則行旅往來之反便也大抵民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海口居民但規目前之利不思久遠之圖以爲塘浚壩開從此通行無阻一聞堵塞異議頓生豈知前此開塘亦嘗撤壩何以通行未久旋就阻塞由陸挑駁漸至廿里而遙不啻有壩而路不通實因無壩而塘易塞今築壩之地離口不過二里卽有挑駁爲地無多過壩入塘從此駕舟直達以整勞而得久逸孰得孰失顯然可知倘謂

海口既塞貨船不至未免關課有妨亦思本邑往來商販無非淮陽通泰之士貨福山塘口既已深通狼福對渡最爲便捷江北之貨必集於彼斷無舍近而就遠之理其可塞者三也若夫近接鹽場私梟每多出沒遠通大海奸牙便於羅運營汎寥落查禁爲難堵塞之後兼無二患矣謹議

婁江水利考

國朝 沈德潛

禹貢震澤底定由於三江既入三江之名班固桑欽郭璞諸人論說不一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則曰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後名吳淞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名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婁江庾

蘇州府志

卷百三十三

集文三

二十

仲初之說亦然蔡氏註尙書宗之其說是也後白蠟湖一帶凡小漕大漕及通海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之身遂湮惟澱湖支流北注吳淞從婁之劉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湖存一線逆趨夏駕浦會婁之劉家港入海此如假道出入必以主者爲歸而松江之水勢難與婁江敵也則今之所重者在婁江矣按婁江自蘇郡城而東過唯亭歷崑山經太倉環城南而東漸達於海其間最大者曰劉家港亦名劉家河俗云劉卽婁婁者劉也此婁江入海口也其他南入婁江者爲半涇爲吳塘吳塘入嘉定界引吳淞江水入者爲顧浦南經婁江入吉涇通常熟者爲橫涇西承巴城湖之水經崑山而東入海者曰茜涇曰七鴉浦曰楊

林此水道綱領之可考者餘小者弗及詳也顧地瀕於海潮水往來每挾泥沙而上吳諺云海水一潮其泥一簣日積月累支港漸淤水無所蓄高仰之田莫資灌溉向之膏腴盡成磽确而一遇淫潦洩瀉無所下窪水區彌望渺漫故崑山嘉定青浦華亭之間有棄高田而不耕與欲耕而田已入於水者及今爲水利計宜以疏濬爲亟亟矣昔人論吳中水患之去由開三十六浦於太倉常熟境界浚下流以承上流其策非不善也然開於下流則海潮亦互入於白茆七浦等塘湖水之少不敵海水之多故仍不無壅塞之患誠於湖口上流復多開河港以殺其怒引湖水以灌注於三十六浦之間則湖水強而潮水弱泥沙自

蘇州府志

卷百三十三

集文三

三

不至於堆積而又倣邾賈父子之議如浚閘門開閘門置閘設堰以備旱潦潤澤而變通之未有不害而就利者也抑猶有說焉東江松江雖或僅存其名或漸失其舊然按圖考稽故道可得爲大吏者條分縷析循故道而開濬之俾澱湖之水從東瀉而弗使注吳淞之出水安亭青浦達滬瀆而弗使逆行則三江仍復其舊而吳中永不受旱潦之灾矣此千百世之利而非可奏效於朝夕者也

元和水利議

國朝 沈德潛

從來言東南水利者莫如范文正公仲淹上宰相臣書邾司農丞直六失六得書單進士錫吳中水利書其間或主得